

庞瑞垠 著

秦淮世家

第三部

乌衣巷

1966

1968

1970

1999

秦淮世家

庞瑞垠 著

第三部

乌衣巷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淮世家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1999.9

ISBN 7-5399-1373-8

I. 秦… II. 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N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2852 号

书 名 秦淮世家
作 者 庞瑞垠
责 编 朱建华
校 对 朱建华 江伟明
监 制 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南京东海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44.125
插 页 23
字 数 1,030,000
版 次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5,000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373-8/I·1281
定 价 66.00元(全三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1

几乎在一夜之间，饥馑像无数恶魔跑了出来，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各个角落游荡着、肆虐着，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糖票、布票、豆腐票……各种各样的票据窝在老百姓的手里，如炭火一样地灼热发烫，市面上的物品奇缺物价忒贵，饥馑正张着血盆大口，昂昂然直扑过来，老百姓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也无处可花，这自然影响到货币流通，制约了资金周转，财政赤字严重，于是，“钞票回笼”的妙着应运而生，急于把老百姓手中的钱收回来，所谓高级香烟、高级酒、高级糖果、高级布匹……相继出现在一些商店的货架上，这不是二三十年后私营业主、个体户制造的伪劣产品，而纯粹是社会主义制度规范下的政府行为，至于其中是否也有伪劣，人们似乎想也没去想，只觉得有总比没有强。可是，谁又买得起呢？谢家也不例外。乃贤从报社回来，说安徽、河南、陕西等地已有大批人饿死，这话说了不到半个月，夫子庙一带已有成群结队的要饭花子，听口音，多数是安徽、河南的，也有苏北的。随之，引发了一系列治安问题，市府紧急动员遣返，并把任务落实到各个街道办

事处，办事处人员倾巢出动，这些日子里，邹曼若几乎没日没夜地泡在饥民群中，将他们往收容站转送，亲眼所见一个个备受饥饿折磨的孱弱躯体，于途中猝然倒下，再也爬不起来，收尸的人用芦席一裹，将其运往郊外，挖坑掩埋，周围是一条条瞪着血红眼睛的饿狗，不等掩埋的人走开，即窜向土坑，用爪翻扒，争夺尸体的撕咬声阴森怪异，令人毛骨悚然……

此时，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学校，都降低了粮食供应标准，普遍实行了瓜菜代。在谢家，子虔宣布了一条家规：别人可以饿着，也要保证生病的宛如和两岁的乃馨吃饱。其余的人就只能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。子虔想，翻遍中外古今的法典，只有死罪而无饿罪，可如今，全中国的人，绝大多数都莫须有地遭受着饿罪，而饿比死还难受，饥肠辘辘如打鼓，心里潮得慌。听说武定门有个自由市场，可以买到胡萝卜、山芋和包菜。这天，子虔觑空捏着一只布口袋，蹒跚着来到东南边的武定门，果真见到人群熙熙攘攘，卖菜的都是城郊的菜农，他走到山芋摊前，一问价钱，一块五角一斤，他吓得伸了下舌头，一块五，了不得，曼若一月工资才二十七块，这么说，做一个月还抵不上二十斤山芋，而这些山芋瘦精精的，跟人一样，煮出来也是筋筋拽拽的不好吃，他终于走开。旁边有包菜边儿卖，也得五角一斤，且好坏夹杂，倘买回去理一理，至少得扔一半，不划算。子虔犹豫了一会儿再往前走，见有卖胡萝卜的，一块钱一斤，贵是贵，但个头大，颇具营养成分，便称了五斤。他拎着口袋往回走，经过一家小馆子店时，似乎觉得有人喊他，没等他转脸，那人已到 he 面前，一看原来是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曹翔之，曹翔之家住城北，两人均已年迈，很少往来，未料到竟在此见面，彼此都很高兴。曹翔之邀子虔入内，一同用餐。

“这年头，馆子店贵死人，你怎么跑到这里花费？”子虔有些疑惑。

“自然灾害，自然灾害，何时是个头？我怕是熬不过去了。”曹翔之答非所问。

“只要咬紧牙关，日子过得把细点，何愁苦海无涯？”子虔劝道。

“唉，你有所不知，如今暗娼孳生，除了夫子庙一带，连明瓦廊、糖坊桥、下关都有啊，我那孽子受此勾引，花钱倒也罢了，谁知又染上杨梅疮，羞于进大医院，结果死猫碰瞎老鼠，栽在走方郎中手里，钞票大把大把地开销，也没见好，可他一心作死，还是住夫子庙跑，今天，我是来寻他的，腿都跑断了，也不见他人影，心里堵得慌，我是借酒浇愁哇！”曹翔之要来一只酒杯斟满说：“子虔兄，你也要现实些，过一天是一天，来，喝！”

“你不能这样，”子虔按着曹翔之的手，“日伪时期，南京沦陷八年，国民党时期，通货膨胀，我们不都熬过来了，我就不信国家会如此糟糕下去。”

“国家和人一样，百病丛生，治也难呀，我不想让一点积蓄被孽子花个精光，拿定主张辟室另过，他死啊活的，往后我再也不问了，”曹翔之泪溢眼眶，声音凄然，“这年月，人都自顾不暇，焉能惠及他人。”说着举杯一饮而尽。

子虔见他面色酡红，醉眼朦胧，卷着舌头说话，知他醉有八九成了，遂让店主关照一下，拎着胡萝卜又去了自由市场，将它退了，结果亏了一块钱，他不想理论，拿了钱就回到馆子店，替曹翔之交了。而后，架着他一步一步回到桃叶渡，让他在乃贤的房间躺下。后半晌，曹翔之醒来，见自己易室而卧，方知喝醉了，遂对子虔说了一番歉意的话，旋又掏出钞票塞到

子虔手里，欠身辞行。

“翔之，你也太歹怪了，再怎么样，这几个钱我还拿得出，你我还分什么彼此？”

“不是我要分彼此，”曹翔之讷讷地说：“国家灾难深重，饥饿威胁生存，人际关系焉能不受此影响？你我尽管是朋友，可我不能占你的便宜，你不要，依然会被我喝掉花掉。”

“举国上下都在患难，岂但你我，何必如此消沉！”子虔说，“韩昌黎云：‘欲为圣朝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’，当今是否‘圣朝’，我不敢说，而且，也没有以衰朽之躯为国除弊之想，但是，我们也不能苟且偷生。”

“好了，子虔兄，我知道你是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我乃平庸之人，但我不贪婪、不奢侈、不淫乱，我只是得过且过，终日徘徊在萧索冷落的街头，走到哪，喝到哪，杜康伴我，昏昏糊糊，惟此，我才自在。”

子虔闻此，觉得再劝也是白搭，曹翔之把钱推过来时，他未再拒绝，旋将老友送出巷口，道一声“珍重”，望着曹翔之孑然一身，踽踽而去，子虔不禁黯然神伤，一旦钞票花光，曹翔之还能活下去吗？他不敢再往下想，苦难的岁月，扭曲了多少人的灵魂，由此，他又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嘉华，那里的环境更加恶劣，他能撑得住吗？会变得怎么样呢？何时厄运到头，归来有望？他忧思难排，曾劝说曹翔之别再嗜酒的人，中午却找出了家里仅剩的小半瓶老白干，喝了个底朝天。家里人谁都不知道他的心思，所幸没喝醉，喝罢，便由君代搀扶着回房歇息去了。

岁月匆匆，嘉华再回流放之所危滩农场，不觉又是一年，依然司职采石、筑路、伐木等活儿。同类皆为右派，惺惺惜惺

惺似在情理之中，其实不然，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的事时有发生。同队的白岩原是省属某剧团的导演，为人狷介、耿直，来到农场之后，性情依然照旧，放言高论，愤世嫉俗，因此三天两天挨批，他比嘉华年轻十岁，干活时每每予嘉华以照应，一天修路，他凑近嘉华，递上一包“烟末”，嘉华撕下废报一角裹了，点然后抽了一口，辛辣味呛得他连连咳嗽。

“是烟末？”嘉华问。

“这年头哪有烟末，”白岩狡黠地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此乃辣椒叶子，晒干烤了一下，解解馋吧！”

“算了，”嘉华把“烟”掷在地上，“小卖部连烟影儿都不见，这辣椒叶更不能抽，你还是戒了吧！”

“烟有的是，”白岩说：“都上了干部的腰包，我就见到他们抽大前门哩！”

“大前门，可是高级烟啊！”

“他妈的，现在什么都冠以‘高级’二字，弄得老百姓吃不起、穿不起、用不起，这叫什么世道？！”白岩愤愤然，“听说，外面是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这样下去，国家早晚要完蛋！”

“哎，管住你的嘴行不？这话如让‘小报告’听到，你不挨批才怪哩！”

“‘小报告’那龟儿子，迟早我会收拾他，”白岩狠狠地说：“他卖友求荣，狐假虎威，比蛇蝎还毒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你要格外小心才是，你倒霉就倒在这张嘴上。”

“我讲的都是事实，我不怕。”白岩说，“告诉你，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，我抱定宗旨，为义死不苟生。”

“你还是隐忍一些为好。”嘉华说。

这时，尖利的哨子响起，他们又挑起柳条筐，像蚂蚁在悬

崖峭壁间慢慢地移动着……

此后，嘉华一直替白岩担心，怕他在别的场合说漏了嘴，但半个月之内，农场居然风平浪静，没人挨批，白岩还是白岩。谁料两天后，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，中队全体集中到一个大草棚里，正当众人疑疑惑惑之际，场长点名让白岩站到前面来，交待自己的现实罪行。

白岩沉默以对。

场长逐条说出白岩对现实的不满，让众人批判。

“白岩贼心不死，惟恐天下不乱！”

“白岩，瞧你这名字，就表明你是一块又硬又臭的岩石，跟‘红岩’搽劲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！”

“他大导演有的是钞票，却抽什么辣椒叶子，借此发泄不满。”

批判发言一个接一个，上纲上线，罗织罪名，奇怪的是“小报告”闷坐一边，直愣愣地瞅着白岩，而白岩却及时捕捉到了他那眼神中隐藏的狡诈与阴险。

“谢嘉华，你怎么不发言？”场长大声喝道。

“我……我没听白岩说什么。”

“不对，你们干活常在一起叽叽咕咕的。”有人揭发。

“谈的都是修路的事。”嘉华说，“我可以赌咒，的确没听他说别的什么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场长威胁道，“谢嘉华，你不揭发，两人一起撻！”

“他劝我别说不合时宜的话，”突然，白岩说，“可我说的全是实话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难道不是事实？”

“你这是继续放毒。”场长吼道，“把他拉下去！”

当晚，白岩的窝棚是空的，他被关了禁闭，三天后才出现

在修路工地上，让嘉华难以捉摸的是，白岩竟跟“小报告”套起了近乎，两人说啊笑的，因上面要求加快工程进度，收工时已很晚，高远的月牙儿发出幽微的光，照着悬崖上缓行的人群，突然，“啊——”传来“小报告”尖利、惊恐的叫唤，白岩抱着他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泸定河……

这之后，农场一连多日变得像坟场一样的寂寥，犯人们一个个像霜打过似的，干活磨洋工的现象屡屡发生，农场的头儿似乎一时也拿不出办法对付。

不久，饥荒开始威胁农场，外面极度匮乏的物资供应顾及不到这里，即使拨下一些，也被农场的头儿截留了，其手法可谓滴水不漏，天衣无缝，犯人们是了解不到内幕的。接着，减少粮食定量，不再有大米供应，每人每月只有十五斤苞谷，而劳动强度反倒增加，于是出现逃跑的事，而真正能逃出去的极少，有的逃至半路即饿死，有的被追回关禁闭不给饭吃活活饿死，而多数则捕捉蛇、鸟雀和野兔充饥，没多久，这些动物收拾殆尽，不见踪迹，而劳动仍然是强制性的，累死的事也时有发生。死亡，日夜威胁着幸存的劳改犯们，农场大幅度减员，以至农场的头儿也慌张起来，尽管他们仍把死者当生者造假名册骗取上面下拨的钱粮，却也提心吊胆，生怕有一天败露而倒楣。因此，乖张有所收敛，对犯人们渐渐有所放松，不再那么声色俱厉地训斥，体罚也少而又少。他们自己也浑浑噩噩，不知明天究竟是出太阳呢还是暴雨骤至……

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转机，上级通知要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帽，让危滩农场根据各人表现上报材料，一个月后，上面批了下来，第一批十七人摘帽，谢嘉华也在其中。农场担心死人的事继续发生，场长宣布名单时，附加了一个土政策：凡摘帽右派，农场一个不留，有亲投亲，有友靠友，没有亲友者自找生

路，并限三日内离开。

终于熬出头了，嘉华悠长地吐了口气，散会后，场医陶未未追上他表示祝贺。

“陶医生，我一直担心自己会死在这里，可我真想活，活着回南京见我的双亲和妻儿，现在好了，我不再是右派了。几年来，多亏你的关照，否则，早已抛尸荒野，我真的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……”嘉华说着泪水直淌，声音发颤，“我只盼着有一天能报答你，能在南京跟你见面。”

“我救过不少人的生命，不仅仅是你，因为我是医生。我也想救助更多的生命，但是，假如我在不该死的时候、不该死的地方死了，我的希望就落空了。”陶未未说，“我想等这里的右派都摘了帽，便离开，回到故乡去。”

“那要等多久呢？”嘉华问。

“说不准，”陶未未莞尔一笑，“可我是医生，只能这样。”

“你要多保重。”嘉华拉着陶未未的手，哽咽地说。

“代我向嘉卉向曼若向春桃的孩子一一问好。”说着，陶未未也洒下了眼泪。

第二天，嘉华携上农场出具的有关证明和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危滩农场，离开了已经消磨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地方，他途经难友白岩自沉的泸定河畔，驻足凝视，河水呜咽着滚滚东流，他伸手从峭壁上摘了一朵白灿灿的小花掷入河中，此刻，他心中涨满了痛楚和哀思，可他又能向谁诉说呢？停了几分钟，他迈着沉重的步履，向数十里外的县城走去。

嘉华回到家已是十一月中旬，时已过晌，他看到宛如坐在堂屋里晒太阳，遂叫了声“二婶”，宛如愣怔了一下，像是突然恢复了神志，不由分说，拉着嘉华的手往后院走，“吱”地一声推开了子虔书房的门。

“爸，我回来啦。”不等子虔反应过来，嘉华打开行囊取出一纸证明，“我已摘帽，不再是右派啦！”

正说着，曼若走了过来，嘉华一转身搂着妻子说：“我摘帽啦，又是南京人啦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猝然倒地，把在场的人都吓懵了。

子虔试了下他的鼻息，说：“或许是旅途劳顿所致。”旋同曼若将嘉华架到躺椅上。

曼若见他不像上次回来时瘦骨嶙峋，而是明显地发胖，脸上胖中透亮，她用手按了按，叹道：“浮肿，他是饿成这样的，唉……”

“不，他是秽气缠身。”宛如突然说话了，“得放五百节长鞭十捆爆竹，才能把秽气冲跑。”

“二婶，你别操心。”曼若扶宛如坐下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”宛如转向子虔，“大哥，嘉华能回来不该庆贺吗？鞭炮声中秽气除啊。”

“倒也是，”子虔说，“就这样办！”

“不行，这样会招街坊说闲话的，”君代说，“还是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吧！”

“妈说得对，”嘉华抬了抬身子，“只要能平静地过下去，我就别无所求了。”

至晚，他见家里少了人，便问：“嘉玮他们呢？”

“搬到乌衣巷去了。”曼若说。

“是不是跟我划清界线？”

“不是。”曼若把三叔子豪回来探望一节说了出来。“嘉玮是想减轻这边的负担。”

“其实，还是住一块好。”

此后，曼若忙着替他落实户口，未料一时难成，街道、派

出所只同意报了个暂住户口，这事曼若没敢告诉嘉华，怕他多心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嘉华想重操旧业糊纸口袋，而曼若则想让他进街道生产组，生产螺钉、螺帽、电灯开关、自来水龙头什么的，嘉华同意，这样，也算有了个职业，活并不重，早出晚归，逢上星期天，他就待在家里，随侍父母身边或逗小女儿乃馨玩，不乏天伦之乐。

物品依然奇缺，嘉华没有别的嗜好，惟有抽烟，市面上没有低档烟供应，而高级烟又买不起。腊月的一天，因材料不足，生产组没有活干，组长蔡师傅问嘉华：“想不想过烟瘾？”

“有廉价烟卖？”嘉华目光一亮。

“跟我走！”

嘉华跨上自行车，心里躁躁地跟着蔡师傅离开琵琶巷直奔贡院街，见三五成群的人围在一起，他挤上前去，见一支香烟，正由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，有的吸一口，有的吸两口，有的吸得颇为悠闲不失斯文，有的则穷凶极恶一口猛吸，以至烟主人不得不将烟夺回。开始，嘉华以为仅是一场恶作剧，岂料蔡师傅也上去接过香烟连吸了两口，并交给烟主两角钱。

“烟不坏，”蔡师傅似有一种满足感，对嘉华说：“你也来它一两口。”

嘉华何尝不想过一把瘾，他的手插在口袋里，摩挲着几角毛票，拇指和食指都摩热了，冒汗了，也没舍得把钱掏出来，想起幼小的女儿，他狠狠地咽了口唾沫，转身走开。

“哎，哎，别走，钱，我有！”蔡师傅一把拽住嘉华。

“我不想抽！”

“算我会东还不行？过把瘾吧！”蔡师傅依然拽住嘉华的臂。

嘉华一扭头，猛地挣脱蔡师傅的手，急匆匆走开。身后传来众人嘲弄的笑声，如芒在背，他愈走愈急，眨眼工夫回到家。

“怎么这样早就下班了？”母亲君代见他脸上气色不对，“是否哪里不舒适？”

“不，组里没活干。”嘉华应道，进了父亲书房。他把刚才在贡院街的经历说与父亲听，“《今古奇观》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呀，真是咄咄怪事！”

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嘛，”子虔笑道：“历史上凡遭天灾人祸的年代，种种怪异便应运而生。”

“也是，”嘉华说，“不过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贡院街竟有如此景观，实属不雅。”

“嗨，食不果腹，也就斯文扫地了。”子虔说。

贡院街的奇遇对嘉华不啻是个刺激，他横下一条心，说：“绝不有辱斯文，戒！”

2

嘉华返宁后，抽空也到乌衣巷坐坐，跟嘉玮聒白，两人自然是无所不谈。有一次，嘉玮告诉他，乃贤正在恋爱，对方是个女演员，嘉华心想这种事，曼若怎么没说呢？回家问曼若，曼若说：“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秘密。再说，时代不同了，总不能像我们年轻时那样由长辈包办吧。”嘉华想想这话也有道理，就把此事搁在一边了。

乃贤的恋爱对象叫舒蕊，是省里一位高官舒志廉的千金，长得身材婀娜，绰约多姿，主演的舞剧《宝莲灯》在省城曾轰动一时，仰慕、追求她的人不计其数，她要么不屑一顾，要么

冷脸相迎，要么虚与委蛇。惟独谢乃贤受她青睐，乃贤洒脱不俗，或许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但比乃贤长得更帅的小伙子有的是，奥妙在于乃贤写的一篇评论舞剧《宝莲灯》演出的文章，打动了舒蕊的心。他不像别的记者或戏剧评论家，把舒蕊比作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舞姿完美无缺炉火纯青。而是在热情褒奖的同时，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角色把握上的某些不足，并对舒蕊的未来期以厚望。在有关她的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中，这是很特别的一篇，舒蕊读了，心中热乎乎的，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文章中有关她不足的评论上，那些语句虽然尖锐却不乏诚意，文章透露，作者是一连看了三次演出后才下笔的，那么，这个叫“谢乃贤”的陌生记者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从此，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。回到家，她把文章递给父亲。舒志廉四十年代后期曾涉足过话剧舞台，后来改了行，对艺术有敏锐的感触和准确的判断力，《宝莲灯》他看过，令他惊奇的是谢乃贤对舒蕊演技的观感竟跟他不谋而合，文风朴实，不乏幽默，亦庄亦谐，论述透彻。阅后，他一个电话打到省报，一位副总编辑是他的朋友，问后方知谢乃贤原是前清翰林谢庭昉的重孙，遂连连叹曰：“难怪，难怪。”

此后，舒志廉又从别的报纸上读到谢乃贤的其他文章，总觉得字里行间有种道义的力量和智慧的闪光，掩卷沉思，回味无穷，而且，每次读后总推荐给女儿看，父女间随意品评一番，几乎成了家庭生活中不可忽缺的一个内容，尤其是舒蕊，只要稍长时间看不到谢乃贤的文章，便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扰得她心神不宁。

“舒蕊，既然我们是这位谢乃贤的崇拜者，是不是应当见一见他？”一天，舒志廉对女儿说。

“我可不是他的崇拜者，”舒蕊撅着嘴，“他的文章写得那

么厉害，也不管那些当事人下得了下不了台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你干嘛总要一篇不拉地看呢，这岂不是自寻烦恼？好，我再也不带回来了。”

“爸——”舒蕊撒起娇来，“其实，我也说不清，为何独独想看他的文章。”

“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”舒志廉冲女儿笑笑。

“怎么说呢，”舒蕊害羞地一笑，“我曾想，评论《宝莲灯》，他本可以随俗地作虚情假意的吹捧，可他没这样，尽说的实话，坦诚无私，我想，这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。再有，文章写得文情并茂，无疑，他天资聪颖，感情丰富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……有时候语句咄咄逼人，令人生畏，不讨人喜欢。”

“其实，‘咄咄逼人’之处没准是文章的灵魂、脊梁所在，缺此，文章就成了鼻涕虫、软体动物。”

“爸，瞧你说得多异怪。”

“好了，不说了，回到开头，我们是不是应当见见他？”

“可以啊！”舒蕊神采飞扬。

“那你跟他联系一下。”

“我？”舒蕊作了个鬼脸，“我才不干哩，弄不好，他多心。”

“就是要让他多心嘛，嗯，”舒志廉笑笑，“约他星期天过来。”

“我怎么说呢？”

“啧，还要我教？”舒志廉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“你能办成的。”

看过舒蕊的表演，写过评论她的文章，但接到她的电话，

却让谢乃贤感到诧异，电话中舒蕊说读了他的文章，想跟他交换一下意见。会是什么意见呢？舒蕊留下一个悬念，这悬念撩拨着他，诱惑着他。翌日，正是星期天，他于午后如约来到城西牯岭路十九号舒宅。眼前是一幢中西合璧长满爬墙虎的小楼，楼旁有一排平房，那是厨房、储藏室和车库，四周是青砖砌的围墙。乃贤按了下门铃，舒蕊便跑了过来把门打开，四目凝视，两人真切地看到了对方，倏又相互笑了笑，这时，舒志廉和老伴童玫已在客厅门口迎候。

“舒伯伯，舒伯母。”乃贤欠身喊道。

“坐，坐呀！”童玫一眼就喜欢上这个颇长挺拔、面容谦和的年轻人。

“小谢同志，你能来，我很高兴。”舒志廉见乃贤坐下，便问起报社和家里的情况，乃贤一一据实作答。

“桃叶渡，谁不知道？四十年代后期，我曾随团从上海来南京演出田汉的《名优之死》，剧场就在附近的贡院街，那时我听说过谢庭昉老先生的大名，可惜未曾登门拜访。”舒志廉说：“谢老先生道德文章名满天下，想不到数十年后，他的后代亦是人材。”

“舒伯伯，过奖了，我只是藉藉无名的小辈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的文章我看过一些，还看过你写的‘内参’，我欣赏你的文风，更喜欢你文风中透露出的性格。”

“爸，尽是你说，”舒蕊蹙着眉，“能否请谢记者再谈谈对我表演的意见呢？”

“啊，”乃贤笑道，“电话里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交流看法吗？我的看法已见诸文章，我来，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看法的看法。”

“我已说过，舒蕊，该你说了。”舒志廉道。